

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非标资产和风险

——来自恒丰银行与浙商银行的比较研究

余 玮, 郝佳玮, 孙洁羽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金融管理学院, 上海 201620)

摘要: 我国商业银行的非标资产快速发展, 其背后蕴含着巨大风险。通过比较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两个案例, 研究了非标资产对银行业绩和风险的影响, 以及2018年资管新规对银行非标资产管理的影响。研究发现: 银行持有非标资产虽能在短期内提高会计利润, 但其交易链条长、涉及范围广等特征也会带来风险, 公司治理和内控的不足和缺失则会加大这一负面影响, 进而不利于银行业绩的稳健。资管新规在减少非标资产规模和银行风险的同时, 会使某些持有过高比例非标资产的银行风险暴露。

关键词: 非标资产; 恒丰银行; 浙商银行; 风险管理; 资管新规

中图分类号: F270

文献标志码: A

DOI 编码: 10.7511/JMCS20250508

0 引 言

非标资产作为金融创新方式, 是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在一定历史时期博弈的结果。自2006年首个非标资产出现, 我国非标资产的发展和监管政策息息相关, 发展至今共经历了萌芽、快速发展、合作模式转型、监管趋严和规范发展5个阶段。现在,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尤其是金融风险,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一大攻坚战。金融行业需要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因此, 非标资产越来越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心, 银行如何进行风险管理也成为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商业银行通过参与金融创新, 打破了因贷款业务限制带来的对利润空间的压缩。其中,

非标资产因具有不需要银行承担风险资本或计提风险准备、不受贷存比指标限制、高回报、交易结构灵活等特点, 对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银行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尤其非标资产交易结构灵活的特性, 使得金融机构既可以将非标资产用于债务融资, 亦可以将其用于股权融资。然而, 无论是非标资产交易模式从简单到复杂、从表内到表外、从账内到账外的发展特征, 还是非标资产业务风险参与机构多元化、业务模式复杂化、业务风险隐蔽化的趋势, 都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风险, 使监管变得更加困难。以往研究对非标资产的分析, 大多聚焦于宏观政策层面, 很少涉及具体银行持有非标资产可能存在的风险、风险产生机制及银行的应对方式。

基于以上现实问题和研究缺口, 本研究选取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作为案例进行比较研

收稿日期: 2023-09-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融资约束视域下专精特新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路径和对策研究”(22BGL106)。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ESG 违规处罚在民营企业集团中的传染及威慑效应”(23YJA790098)

作者简介: 余 玮, 通讯作者, 女, 江西南昌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ESG、银行风险管理, E-mail: yuwei@suibe.edu.cn; 郝佳玮, 女, 陕西西安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银行风险管理; 孙洁羽, 女, 浙江杭州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金融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司治理。

究,横向分析商业银行持有非标资产的动因和风险,纵向研究宏观政策对商业银行非标资产的监管作用。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①通过梳理非标资产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模式,采用案例分析及理论分析,结合恒丰银行风险事件,研究中小商业银行的非标资产,分析我国商业银行非标资产的产生原因、特征、主要模式和风险;②通过对比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的非标资产,分析非标资产如何影响银行的风险和绩效,探究将非标资产的风险管理纳入全面风险管理范畴的方法,达到降低银行风险的目的;③通过对比资管新规前后商业银行非标资产及银行风险的情况,探究商业银行非标资产在资管新规下的风险管理,为未来行业发展和监管提供思路。

1 文献述评

非标资产,即非标债权投资,定义来自2013年银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简称“8号文”)。2018年颁布的资管新规把重点放在对非标资产的关注上,并通过排除标准资产的方式,定义了非标资产的范围。文件明确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应当同时符合5个条件:第一,等分化,可交易;第二,信息披露充分;第三,集中登记,独立托管;第四,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完善;第五,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经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在此基础上,资管新规明确指出:“标准化债权资产之外的债权类资产均为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由于场外交易信息公开不全面,透明度较低,非标准化资产流动性差,分散在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信托公司、银行、基金等众多金融机构^[1]。与标准化资产相比,非标准化资产具有部分影子银行特征^[2-4]。此外,多层次嵌套的存在,导致非标资产的交易结构较为复杂,存在着隐性刚兑、担保承诺、抽屉协议等问题,容易产生风险^[5]。

非标资产的产生与影子银行相似,主要有3个方面的动因:其一,从投资方角度,银行内部出于对投资收益和资产规模的追求,为了规避政府机构的监管,选择持有非标资产业务。

其二,根据融资方的融资需求,中小企业由于资质等特性,存在融资难问题,而非标资产为其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6-8]。其三,当金融系统发展滞后时,经济发展将受到阻碍,即存在金融抑制^[9]。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其金融市场不够完善,利率尚未实现完全市场化,无法反映资本市场中真实的资金需求与价格,而银行贷款利率的固化又导致银行不愿意将资金贷给高风险的企业,逆向选择问题由此产生,加剧了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10]。由此,推动了包括非标资产在内的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

对于非标资产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多从正面和负面影响两个方面进行讨论。孟娜娜^[11]从银行的角度出发,认为非标资产的优势在于能将储蓄转化为投资、满足市场多样化融资需求、丰富国内债券市场。此外,非标资产还可以在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商业银行资金不足的问题,促进银行资金规模的扩张^[12-13]。李斌^[14]立足融资方的角度,提出在通胀率较高、利率管控的背景下,企业可以通过非标资产业务进行间接融资,从而解决融资难问题。

但现有文献也承认非标资产可能会引发风险,不仅可能对银行本身造成负面影响,甚至还可能传染至多个金融机构。王向辉等^[6]指出,非标资产的发展会加剧银行的信用风险和合规风险。孟娜娜^[11]通过剖析非标资产的特性后指出,非标资产长信用链条和高杠杆的性质将加剧银行的信用风险,而其交易的不透明,则将增加流动性风险。郭晨^[15]则从非标资产引发货币脱离实体经济流动(即“货币空转”)的问题出发,提出非标资产降低了资金的使用效率。王家华等^[16]立足审计,分析了非标资产可能引起的一系列风险,包括多层嵌套致使底层资产不明、交易结构复杂导致风险责任不清等。吴蒙等^[17]实证研究发现从事非标债权业务会给银行带来经营风险。由于非标资产涉及多个机构,风险容易在多个机构中传导,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商业银行通过资产管理项目和基金等渠道投资于非标资产,这种模式使得风险会涉及多个机构^[9,18-21]。

在我国非标资产的发展与监管政策密不可分。2018年资管新规的具体规定把允许存在

的非标资产范围限定为部分有正当交易理由的非标资产,并对非标业务的嵌套限定为两层^[22]。鲁晓琳^[23]认为,资管新规对非标资产业务影响巨大,使得开放式基金很难进行非标投资。

在非标资产风险管理方面,袁麟等^[24]提出要降低非标资产的风险,就必须在非标资产投资过程中强化产品的创新,并通过优化非标业务的风险监控机制来控制未来的风险。陈艺星^[25]通过分析表外业务面临的诸多风险,包括操作风险、声誉风险等,提出针对各类风险的管理措施。由于新的表外业务和综合业务的发展,传统的表内业务和非传统的表外业务之间的关系明显增强,可能出现风险共振和溢出效应,因此,银行应加强非标资产的管理,强化全口径、全流程风险管理^[26-28]。

已有的非标资产相关文献,侧重于非标资产特点、成因、经济后果等方面的研究。非标资产是金融抑制与金融创新相互作用的产物,在满足社会融资需求的同时,也可能引发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系统性风险等。但是,过去的相关研究大多聚焦于宏观层面,对于具体案例和具体产品的分析不足。本文从微观角度,选取两家银行作为案例,研究比较其具体产品,希望能弥补该部分的空白。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with 案例选择

本文选择使用案例研究方法,分析商业银行非标资产的具体运作情况。为使结论更有说服力和普适性,本文采用双案例对比的研究设计。在充分考察并掌握案例对象复杂性的基础上,能更好剖析商业银行非标业务产生的具体动因。

本文选择非标资产规模和占比均远高于大型商业银行的中小型商业银行作为案例企业,原因在于:①由于股份银行与城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相对较低,为了减少风险资产,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中小型商业银行会选择通过非标资产来发放贷款。②股份银行与城商银行的客户基础相对薄弱,通过正常渠道实现的贷款收益较低,因此需要通过非标投资增加资

产端收益。③对一些中小型银行而言,监管政策限制了一些投资领域,例如房地产企业或过剩产能行业等,商业银行只得借助非标资产绕过信贷投向的政策约束。

从中国证监会批准的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选择了非标资产占比较高的恒丰银行和非标资产占比较低的浙商银行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恒丰银行曾经发生过的非标资产与关联贷款业务引发的风险事件,探讨商业银行非标资产风险产生的动因。而选取浙商银行作为恒丰银行的对比案例企业的原因在于:其一,两者在经营规模和业务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两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均为利息收入,且利息收入中的公司贷款业务利息收入占营业收入比重均超过40%。其二,两者在营收的地区影响因素上也存在相似性。两家银行的主要经营地区均为中国境内,且长三角地区的分部收入和利润占比都较高。

2.2 数据来源与案例分析框架设计

本文使用的案例资料及数据主要来自企业公开发布和披露的年度报告、CSMAR数据库、同花顺iFind金融数据库,以及互联网检索到的相关信息。其中,由于恒丰银行是非上市银行,银行信息披露不充分,特别是2017年、2018年末公布年报,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本研究中恒丰银行2018年的数据摘取自其2019年的年报,并通过理财产品申请信息表获得部分2017年的数据。

案例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首先,通过介绍案例银行并梳理非标资产具体运作情况引发的风险事件,探究该非标资产产生的动因。其次,根据非标资产是否体现在财务报表中,商业银行的非标资产可分为表内和表外两种。表内非标资产主要是指通过资管计划、信托计划等的金融资产,而表外理财投资的非标资产不会体现在银行财务报表里,一般采取的模式为理财资金直接投向委托贷款、票据等资产,或通过SPV“绕道”向企业发放贷款(图2)。因此,先从表内和表外两个层面,分析案例企业持有的不同类型非标资产的现状,并纵向比较分析政策对非标资产的影响。接着,通过横向对比,分析非标资产对银行业绩、风险的影响。最后,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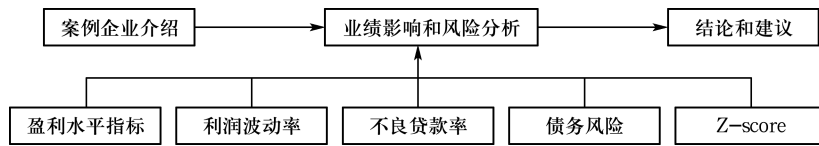


图 1 案例分析框架

Fig. 1 Framework of the case analysi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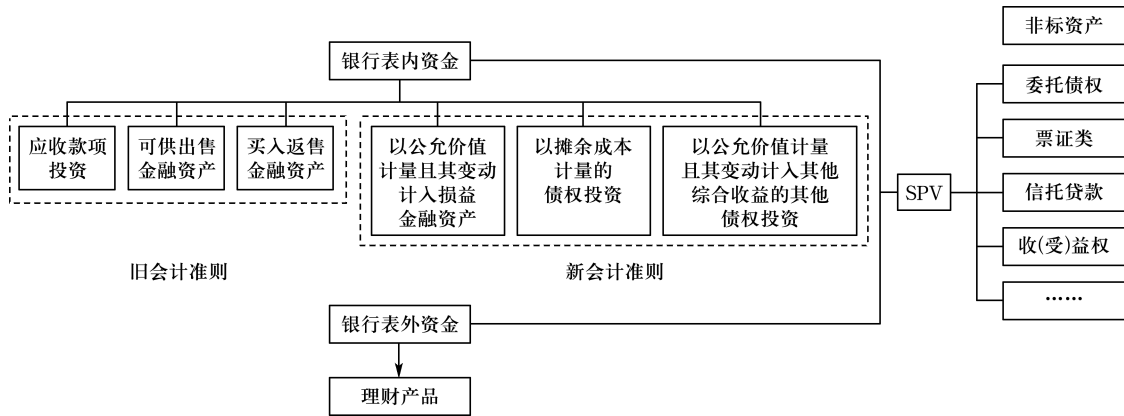


图 2 非标资产与银行表内、表外项目关系

Fig. 2 The relationship of non-standard assets and off-balance sheets of the bank

文提出风险管理策略和建议，并分析非标资产未来的发展趋势。

3 案例概述

3.1 恒丰银行概况

恒丰银行在 2003 年宣布改制成为股份制商业银行，逐渐成长为我国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并于 2019 年完成市场化改革股改建账。相比其他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恒丰银行的规模较小，发展也较为缓慢，是 12 家中仅剩的 2 家未上市银行之一。

恒丰银行股权结构见表 1。2012 年至 2016 年，烟台蓝天投资控股一直是恒丰银行的第一大股东，而该公司实质上属于国有企业烟台蓝天的全资子公司，恒丰银行存在国有性质股一股独大的情况。2019 年，恒丰银行完成增资扩股，非公开发行 1 000 亿股普通股股份，其中，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 600 亿元入股；山东省财政厅出资 360 亿元，通过鲁信集团注入省资产管理公司，由省资产管理公司参与恒丰银行增资扩股；大华银行、南山集团等 8 家老股东跟投，合计跟投金额 40 亿元。至

此，恒丰银行的注册资本增至 1 112.1 亿元，且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以 53.95% 的持股比例，取代烟台蓝天投资控股，成为恒丰银行的第一大股东。

3.2 浙商银行概况

浙商银行前身为浙江商业银行，是 1993 年 3 月 20 日由中国银行、南洋商业银行、交通银行和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出资 4 000 万美元设立的中外合资银行。2004 年 6 月，浙商银行又由 15 家法人实体作为发起人重组、改制，成为中国银监会批准的第 12 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2016 年 3 月 30 日，在香港联交所上市。2019 年 11 月 26 日，浙商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全国第 13 家“A+H”上市银行。

浙商银行股权结构见表 2。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其第一大股东是浙江省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系省属国企，由浙江省财政厅监督管理，持有 12.49% 的股份。但是，浙商银行不存在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其股权结构类型是国有股权为主，民营企业参股。

表1 恒丰银行股权结构

Tab.1 The equity structure of HENGFENG BANK

股东排名	2012 大股东名单	2013 大股东名单	2014 大股东名单	2015 大股东名单	2016 大股东名单	2019 大股东名单	2020 大股东名单	2021 大股东名单	2021 大股东性质
第一大 股东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中央汇金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中央汇金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中央汇金 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国家股
第二大 股东	新加坡 大华银行	新加坡 大华银行	新加坡 大华银行	新加坡 大华银行	新加坡 大华银行	山东省 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 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山东省 金融资产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股
第三大 股东	南山集团	南山集团	南山集团	江苏汇金 控股集团	上海鲁润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华银行 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华银行 有限公司	新加坡 大华银行 有限公司	境外 法人股
第四大 股东	江苏汇金 控股集团	江苏汇金 控股集团	江苏汇金 控股集团	上海鲁润 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上海佐基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南山集团 有限公司	南山集团 有限公司	南山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 有法人股
第五大 股东	福信集团	福信集团	福信集团	上海佐基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厦门福信 银泰投资 有限公司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烟台蓝天 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股
第一大 股东持股 比例/%	20.55	20.55	21.73	19.40	20.61	53.95	53.95	53.95	
前五大 股东持股 比例/%	55.35	55.35	55.04	58.86	56.59	93.74	93.74	93.74	

表2 浙商银行股权结构

Tab.2 The equity structure of CZBANK

股东排名	2012 大股东 名单	2013 大股东 名单	2014 大股东 名单	2015 大股东 名单	2016 大股东 名单	2017 大股东 名单	2018 大股东 名单	2019 大股东 名单	2021 大股东 名单	2021 大股东 性质
第一大 股东	浙江省 财务开发 公司	浙江省 财务开发 公司	浙江省 财务开发 公司	浙江省 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 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 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 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 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 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	部分国有 法人股 (浙江省 海港投资 运营有限 公司)
第二大 股东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浙江省 金融控股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股
第三大 股东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旅行者 汽车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 非国有 法人股

(续表)

股东排名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1	2021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名单	大股东 性质
第四大 股东	浙江恒逸 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恒逸 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恒逸 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横店集团 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 非国有 法人股
第五大 股东	中国万向 控股有限 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民生人寿 保险有限 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浙江省 能源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 法人股
第一大 股东持股 比例/%	14.29	19.96	19.96	19.96	21.17	21.17	24.33	21.41	21.41	
前五大 股东持股 比例/%	47.56	48.96	48.96	49.67	55.06	55.06	56.85	50.03	50.03	

可以发现,恒丰银行的股权较浙商银行更为集中,特别是2019年恒丰银行完成重组之后,其股权集中度变得更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0%,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超过90%。

3.3 恒丰银行风险事件

3.3.1 非标资产与关联贷款业务事件

2013年,恒丰银行通过通道业务为关联方提供贷款,违规进行关联贷款。该通道业务涉及多个金融机构和公司,最终为成都门里投资有限公司(简称成都门里)和北京中伍恒利公司(简称中伍恒利)进行兜底担保贷款37亿元。2014年,这两家企业出现现金流不足的财务危机,无力偿还巨额的本息,恒丰银行不得不代为偿还了借款。

恒丰银行涉及37亿元的两笔非标业务属于非标资产业务模式中的受益权转让模式,其交易链条较长、交易结构较为复杂。该业务的融资方是门里集团(房地产企业),其融资目的是购买4.6亿股恒丰银行股份。由于关联贷款的限制和监管要求,恒丰银行不能直接向其发放贷款,只能借助搭建通道的方式间接放贷。然而,由于涉及的款项较大,该非标业务通道的搭建并非一蹴而就。2013年6月,门里集团的法人陈冬经时任恒丰银行董事长的姜喜运介绍,向江苏汇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江苏汇金)购买4.6亿股恒丰银行股份。具体而言,江

苏汇金以每股5.8元的价格,分别向门里集团下属的、法人均为陈冬的两家公司——成都门里和中伍恒利转让恒丰银行股份2.3亿股,并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由此,门里集团持有了恒丰银行6.54%的股份,成为恒丰银行的股东之一。为达到购买恒丰银行股份的融资目的,陈冬分别以门里集团和合展集团的名义,在姜喜运的帮助下获得恒丰银行的保函,并以此向湖南信托各融资13.8亿元,并计27.6亿元。但是,考虑到恒丰银行为其股东或关联单位提供融资担保,湖南信托对该保函持怀疑态度,继而拒绝向其提供融资。至此,第一次的融资以失败告终。第一次融资失败如图3所示。

为协助门里集团完成对购股费用的支付,在恒丰银行董事长姜喜运的帮助下,恒丰银行开始搭建更加复杂的融资通道来绕过监管,最终交易达成的37亿元资金共涉及2个非标资产、3份兜底合约,均为表外业务、融资性保函。第二次融资如图4所示。

第一笔非标资产业务的融资方是成都门里,其所完成的10亿元融资主要用于满足日常经营所需,该非标资产融资业务由天津银行济南分行提供资金,兴业银行成都分行作为受托行发放资金,恒丰银行为该融资提供担保,且由招商银行海口分行作为过桥行,招商银行北京分行作为托管人,长城证券充当管理人。10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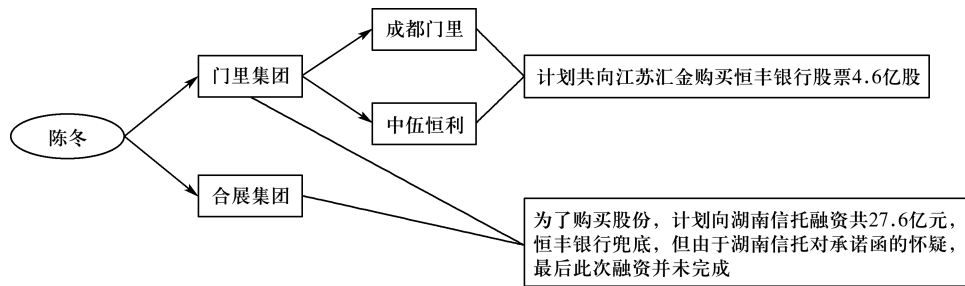


图 3 第一次融资失败

Fig. 3 The first financing fail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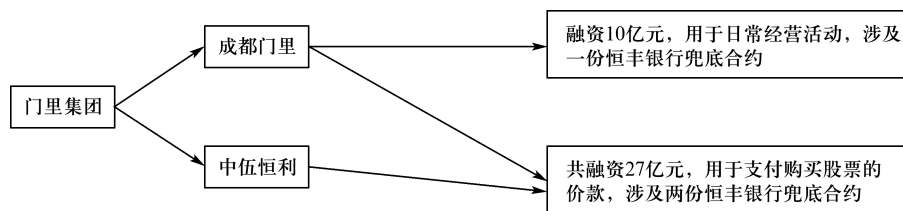


图 4 第二次融资概况

Fig. 4 Overview of the second financ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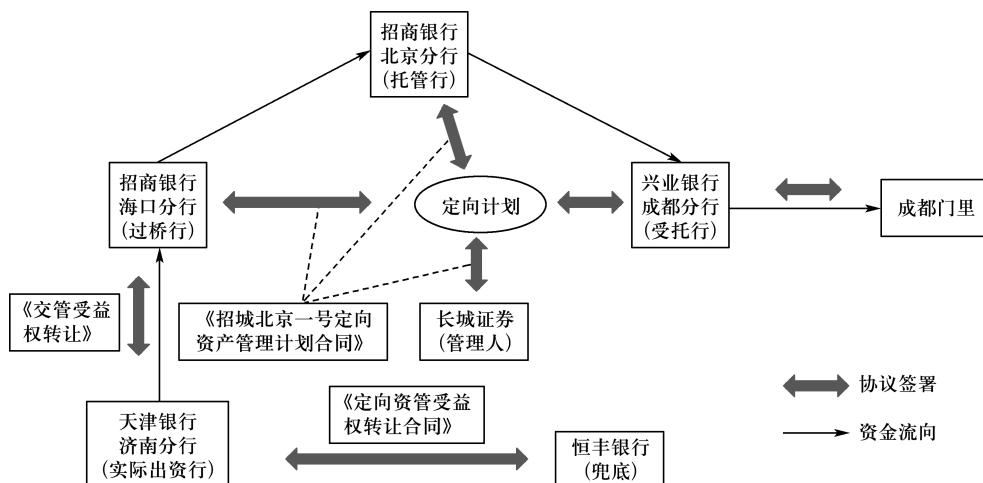


图 5 10 亿元资金委托贷款交易结构

Fig. 5 The transaction structure of 1 billion yuan entrusted loan

元资金委托贷款交易结构如图 5 所示。该项非标资产业务融资的担保方和出资方签署了《定向资管受益权合同》，该合同期限为从 2013 年 8 月 27 日至次年的 8 月 26 日，即合同约定年限为 1 年。长城证券在招商银行海口分行的委托下，设立了相应的资管计划，以此向成都门里发放贷款，其收益权由天津银行济南分行完成受让任务，继而，恒丰银行无条件受让天津银行济南分行的资管计划收益权。

第二笔非标资产业务的融资方是成都门里和中伍恒利，共筹集 27 亿元的资金，用以购买恒丰银行的股份。27 亿元资金委托贷款交易结构如图 6 所示，该笔业务由天津滨海农商行以定向资管计划的形式，向东海证券出资 27 亿元并由其管理。东海证券则用信托方式，将其转给华澳国际信托，后者又用股权收益转让或回购等方式，为成都门里与中伍恒利出借资金。其中，资金托管行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恒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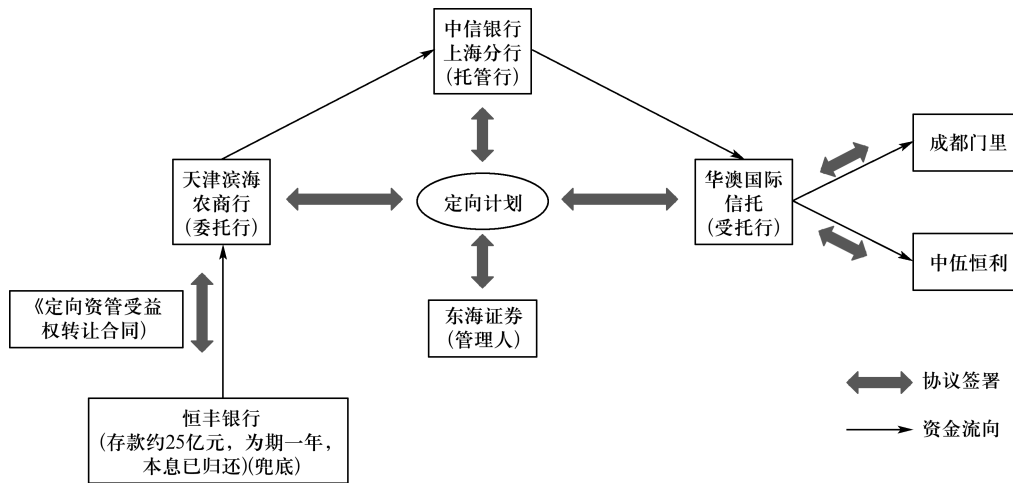


图 6 27 亿元资金委托贷款交易结构

Fig. 6 The transaction structure of 2.7 billion yuan entrusted loan

银行无条件受让上述资管计划具有的受益权。此次资管计划的有效期是 2 年, 并且规定满 12 个月后, 可以提前终止。

在该通道设计期间, 由于天津滨海农商行缺乏足够的储备资金, 难以发放融资款。因此, 姜喜运安排恒丰银行的金融部为天津滨海农商行提供同业存款约 25 亿元, 约定利率为 6.2%, 整个过程用时 1 年。存款到期后, 天津滨海农商行归还了 26 亿元的本息。

2014 年, 成都门里和中伍恒利出现现金流不足, 无力偿还巨额的本息, 由于违规出具的“兜底”协议, 恒丰银行不得不代为偿还本息合计 40 亿元, 代偿金额甚至超过其当年净利润的一半, 高达 57.8%, 恒丰银行因此一时陷入了巨大危机和舆情风波之中。

3.3.2 恒丰银行非标资产产生风险的动因

第一, 投资条件的不满足使得恒丰银行转面通过通道合作, 搭建符合条件的投资模式, 驱动了非标资产的产生。由于融资方的融资目的涉及购买恒丰银行的股份, 监管层对融资过程的监管要求更为严格。同时, 为股东融资属于重大关联方交易, 需要经过的审查流程也更为复杂和严苛。为了满足监管要求, 恒丰银行通过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搭建通道, 将信贷资产转移至表外, 以腾出足够的信贷额度, 使其表内的各项考核指标达标。也正是通过如此复杂的通道业务作为掩护, 这一重大关联方交易才没

有受到监管。

第二, 恒丰银行的两权分离导致其内部存在严重的代理问题, 为非标资产产生风险提供了渠道。恒丰银行在发展过程中, 曾经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 公司治理体系不完善, 监管部门很难发挥作用, 经常发生职权滥用现象。此外, 在姜喜运任职期间, 恒丰银行的行长一职一直空缺。在股权集中、董事长产生机制等因素的交织下, 恒丰银行当时公司治理混乱, 难以有效阻止银行股东与管理层进行非公平关联交易。

第三, 恒丰银行的内控制度不完善, 使得非标资产产生风险过程中受到的阻碍较小。成都门里和中伍恒利在 2013 年就已经出现资金紧张等问题, 而恒丰银行在调查成都门里抵押财产时, 却并未对其进行系统调查, 导致其抵押物出现再次抵押的现象。但即便如此, 这项保底交易项目依旧顺利进行, 这表明, 恒丰银行在内部业务的流程上存在漏洞。恒丰银行非标资产业务管理人员对于风险管理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 当时风险管理工作流于形式, 未能达到交易预期效果。

4 案例分析与比较

4.1 两家银行非标资产的情况

4.1.1 表内非标资产分析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表内非标资产 2011—2021 年的变动情况见表 3。由于恒丰银

行是非上市银行,2017年、2018年未公布年报,数据获取较为困难。恒丰银行2018年的数据摘取自其2019年的年报,2017年的数据缺失。后面表格背景情况与此类同。

恒丰银行的表内非标资产(主要类别)的规模和占比从2011年到2015年逐年上涨,并在2015年达到巅峰,之后由于重组和资产新规,恒丰银行大力压缩非标资产规模,2019年之后,其非标资产规模和占比基本稳定,变化较小。在2016年监管趋严、实施“穿透监管”原则以后,恒丰银行非标资产的规模有所下降,在2018年资管新规实施之后,其规模再次下降,这说明政策对于恒丰银行的影响较大。浙商银行的非标资产规模(主要类别)与其占总资产的比例变化保持一致,自2011年开始一直处于上

升阶段,在2016年达到顶峰,之后整体呈下降趋势。总体来看,与恒丰银行相比,浙商银行的非标资产规模较小和非标资产占比较低,在2011—2015年,浙商银行的非标资产规模皆小于恒丰银行,而在2016年,其规模反超恒丰银行。但由于其资产规模也在2016年反超恒丰银行,因此在2011—2021年,其非标资产占比大多年份少于恒丰银行,只有在2018年浙商银行非标资产占比超过了恒丰银行。这是由于资管新规下,非标资产涵盖范围扩大,浙商银行逐步处理非标资产,而恒丰银行由于资产重组,得以及时大力转让不良资产,从而压降了非标资产规模,使其非标资产规模及占比在2018年以后一直处于下降状态。

表3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表内非标资产

Tab.3 The non-standard assets in the balance sheets of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表内非标资产		浙商银行表内非标资产	
	规模/千元	占总资产百分比/%	规模/千元	占总资产百分比/%
2011	40 838 716	9.34	874	0.00
2012	169 600 658	27.43	6 480 527	1.65
2013	333 792 842	43.23	23 107 580	4.73
2014	369 310 505	43.52	76 908 163	11.48
2015	505 521 972	47.33	251 104 038	24.34
2016	405 864 871	33.58	410 820 342	30.32
2017			353 662 553	23.01
2018	129 690 000	12.39	206 198 925	12.52
2019	85 306 000	8.29	127 781 308	7.10
2020	96 780 000	8.69	75 499 000	3.69
2021	114 660 000	9.42	98 122 000	4.29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表内非标资产的构成分别如表4和表5所示。其中,恒丰银行非标资产中的买入返售类金融资产规模在2011—2015年呈上升趋势,并在2015年达到历史高点,之后非标资产不再列示于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中。一方面,这是由于非标资产受到监管重视,买入返售类金融资产业务受到更严格监管。

2014年,监管层下达“127号文”,对同业中的非标业务进行规范并加强监管,要求买入返售资产下必须是标准化资产。另一方面,这是由于2016年金融去杠杆化开始,非标业务受到影响。而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非标资产中的应收账款类投资规模呈现相似的趋势。二者均一直平稳增长,且非标资产中占比较大,这是由于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的监管力度相对更强,因此银行将更多选择将非标资产列示于应收账款类投资中。而恒丰银行的应收账款类投资规模于2015年逐渐回落,浙商银行则于2016年逐渐

回落,一方面是因为在进入全面监管和去杠杆的背景下,应收账款类投资业务也开始进入规范化发展。另一方面是根据规定,非标资产开始向其他会计科目转移,这也解释了应收账款

表4 恒丰银行表内非标资产结构变化

Tab.4 The structure changes of non-standard assets in the balance sheets of HENGFENG BANK

年度	应收账款类投资-信托 收益权投资及其他/元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其他金融资产/ 信托受益权)/元	可供出售 金融资产/元	金融资产投资-债权 投资-信托及资产 管理计划/元	类信贷债权 资产/元
2011	39 838 715 602.74	1 000 000 000.00			
2012	156 171 818 885.46	11 264 477 777.78	2 164 361 710.42		
2013	303 230 154 031.48	27 978 301 264.35	2 584 386 763.66		
2014	354 072 380 348.37	13 854 731 500.00	1 383 393 282.69		
2015	438 546 056 826.59	65 693 058 283.90	1 282 857 191.54		
2016	384 349 838 184.24		21 515 033 257.97		
2017					
2018	16 430 000 000.00				113 260 000 000.00
2019	5 369 000 000.00		400 000 000.00		79 537 000 000.00
2020	5 924 000 000.00				90 856 000 000.00
2021				5 889 000 000	108 771 000 000.00

表5 浙商银行表内非标资产结构变化

Tab.5 The structure changes of non-standard assets in the balance sheets of CZBANK

年度	交易性金融资产-信托 计划和资产管理计划/元	债权投资-信托 计划和资产管理 计划/元	可供出售金融 资产-信托计划和 资管计划/元	应收账款类投资-资金 信托计划及资产 管理计划/元	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其他/元
2011			874		
2012			63 287		6 417 240
2013			61 884	13 858 752	9 186 944
2014			315 917	76 142 246	450 000
2015				251 104 038	
2016				410 820 342	
2017			9 744 948	343 917 605	
2018		206 198 925			
2019		127 781 308			
2020	1 629 000	73 870 000			
2021	4 337 000	93 785 000			

类投资占比回落后,债权投资类开始成为大部分非标资产表内资产的原因。旧会计准则下,买入返售类金融资产和应收账款类投资是表内非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新会计准则下,交易性金融资产、债权投资、其他债权投资成为表内非标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分析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的非标资产的结构变化,两个银行表内非标资产大多都是通过信托计划或资管计划搭建。此外,还可以发现监管层对不同类型的非标业务进行监管时,商业银行会为了规避监管,将非标资产业务在不同会计科目间进行转移。

4.1.2 表外非标资产分析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的表外资产对比见表6。表外资产包括受托业务和信用承诺两种类型,其中受托业务包括委托贷款、非保本理财投资和保本型理财投资,信用承诺包括承兑汇票、开出信用证等。2014年之前恒丰银行的表外资产规模和占比均大于浙商银行,但2015年之后有此消彼长的趋势,特别是2018年、2019年两年的恒丰银行表外资产规模和占比都低于浙商银行,这是由于恒丰银行自2017年起开始大量转让不良资产,表外资产规模骤减。2020年以后,两家银行的表外资产各有优势。

表6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的表外资产对比

Tab. 6 The comparison of off-balance sheet assets between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表外资产		浙商银行表外资产	
	表外规模/元	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表外规模/元	占总资产的百分比/%
2011	169 218 310.94	38.70	80 878 508.00	26.79
2012	183 882 379.03	29.74	132 268 593.00	33.58
2013	288 465 147.51	37.36	146 235 679.00	29.96
2014	470 939 312.55	55.50	212 292 124.00	31.69
2015	526 595 820.57	49.30	524 670 796.00	50.86
2016	801 234 411.13	66.30	854 534 533.00	63.07
2017			817 613 741.00	53.20
2018	293 131 000.00	28.01	845 721 823.00	51.36
2019	208 091 000.00	20.23	884 580 477.00	49.12
2020	202 166 000.00	18.15	315 200 473.00	15.39
2021	234 641 000.00	19.28	268 017 646.00	11.72

4.1.3 2018年资管新规对非标资产的影响

2013年之前,中国非标资产的规模迅速扩大。非标资产具有期限错配、高杠杆率等特征,导致银行的经营风险逐渐积累,监管机构对非标资产的风险也越来越重视。2013年财政部发布“8号文”,重新界定了非标资产,非标资产被正式纳入监管范围。2014年,监管层下达“127号文”,对同业中的非标业务进行规范并加强监管,要求买入返售资产下必须是标准化

资产。2016年金融去杠杆化开始,非标业务受到影响。2017年,监管层将金融风险列为三大攻坚战之一,金融强监管时代拉开序幕,“影子银行”成为重点整治对象,而表现出明显“影子银行”特征并引发多起刚性兑付事件的非标资产也进入强监管模式。到2018年4月,资管新规正式实施,重新定义非标资产并推出一系列管控措施,要求“资产管理产品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标准债权资产”时,“非标准债务资产的结束日期不能晚于封闭式资产管理工具的到期日

或开放式资产管理工具的最后开始日期”。监管层出台一系列政策要求禁止期限错配和消除多层级的嵌套,对非标资产规模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从浙商银行和恒丰银行非标资产的对比分析中发现,直至2018年资管新规出台后,两家银行持有的非标资产的规模和占比均有所下降。

4.2 非标资产业绩影响和风险分析

为了分析比较非标资产对银行业绩与风险的影响,业绩使用盈利水平指标中的净利润进行衡量,而对风险的衡量则选取了多个风险评估类指标。

4.2.1 盈利水平指标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2011—2021年的盈利情况见表7。2011—2015年,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的盈利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且恒丰银行略高于浙商银行的盈利水平,非标资产规模的增加是二者盈利水平上升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后,浙商银行的盈利水平增速放缓,而恒丰银行的盈利水平则出现负增长且开始低于浙商银行,银行的非标资产规模迅速减少是造成盈利降低的原因之一。由此可见,非标资产对于银行的盈利有一定的正面作用,但是其积累的风险一旦爆发,就会对银行盈利水平造成负面影响。

表7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的盈利情况

Tab.7 The profitability of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净利润/ 百万元	浙商银行净利润/ 百万元	年度	恒丰银行净利润/ 百万元	浙商银行净利润/ 百万元
2011	4 148.32	2 849.83	2017	7 600.00	10 972.87
2012	5 819.80	4 025.70	2018	574.00	11 560.34
2013	6 920.71	4 901.25	2019	599.00	13 142.98
2014	7 169.93	5 095.50	2020	5 203.00	12 559.00
2015	8 100.68	7 050.69	2021	6 348.00	12 916.00
2016	9 165.39	10 153.15			

从纵向来看,恒丰银行非标资产规模和盈利水平正相关。在2016年之后,恒丰银行盈利水平降低的原因之一在于金融去杠杆的开始、非标资产的减少及金融风险的暴露。2018年资管新规开始实施之后,恒丰银行利润进一步下降。重组开始后,对非标资产的管理更加规范,使得2019年之后恒丰银行利润逐步上升。

4.2.2 利润波动率

由于恒丰银行未上市,选取利润波动率衡量银行的风险情况,并将其定义为三年ROA的标准差。当利润波动率越大时,风险也越大。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利润波动率对比见表8。从表8中可以看出,恒丰银行的利润波动率整体高于浙商银行,这代表恒丰银行的ROA变化较大,稳定性较差,风险较大。

纵观恒丰银行的利润波动率,其在2013—2016年一直低于0.1%,而浙商银行在2014—2015年都达到0.12%。2016年金融强监管时代的开启,恒丰银行扩张速度的放缓,使其资产增长速度放缓,ROA波动较小。2020年重组基本完成,其利润才恢复到正常水平,但2020—2021年的ROA波动较大。而浙商银行的ROA波动较小。

4.2.3 不良贷款比率

不良贷款比率,即不良贷款与总贷款余额的比值,一般会被用于衡量信用风险状况。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对比见表9。由表9可以看出恒丰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一直在浙商银行之上,特别是2018年差距更为明显,即恒丰银行的信用风险高于浙商银行,这一

表8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利润波动率对比

Tab. 8 A comparison of the profit volatility between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 ROA 标准差/%	浙商银行 ROA 标准差/%	年度	恒丰银行 ROA 标准差/%	浙商银行 ROA 标准差/%
2013	0.07	0.03	2018		0.05
2014	0.09	0.12	2019		0.01
2015	0.06	0.12	2020	0.21	0.05
2016	0.03	0.02	2021	0.22	0.07
2017		0.04			

表9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不良贷款比率对比

Tab. 9 A comparison of non-performing loan ratio between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不良 贷款比率/%	浙商银行不良 贷款比率/%	年度	恒丰银行不良 贷款比率/%	浙商银行不良 贷款比率/%
2011	0.59	0.24	2017	1.80	1.15
2012	0.67	0.46	2018	28.44	1.20
2013	0.95	0.64	2019	3.38	1.37
2014	0.94	0.88	2020	2.67	1.42
2015	1.49	1.23	2021	2.12	1.53
2016	1.78	1.33			

风险背后的原因之一,就是恒丰银行存在大量的非标资产积累。

纵向来,2011—2015年随着非标资产规模的增加,恒丰银行的不良贷款比率一直缓慢上升,在2018年不良贷款比率升至28.44%。当时公司治理混乱、多个项目操作违规和高管贪污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2018年资管新规发布,恒丰银行的一些非标资产转入不良资产也是造成恒丰银行不良贷款比率突增的重要原因。在2018年之后,恒丰银行引入资本进行重组,借此剥离不良资产,适应新的监管环境,得以稳步发展。

4.2.4 资本充足率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对比见表10,表10显示了两家银行资本充足率与核心资本充足率这两项关键性指标。其中,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的资本总额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

值,而核心资本充足率为银行核心资本额与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根据对商业银行的规定,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5%,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浙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均符合要求,且一直高于恒丰银行,浙商银行的非标资产规模比恒丰银行小,隐含的风险更小。恒丰银行2018年骤然为负的资本充足率,主要是因为前后两任董事长的激进做法带来巨额的不良贷款负累,非标资产累积的风险爆发,导致其资本金受到侵蚀。之后,为了确保资本充足率持续满足监管要求,恒丰银行在2019年拓展了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引入了投资者补充资本1000亿元,大幅提升了风险抵御能力。

4.2.5 债务风险

债务风险指标主要是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负债率。债务风险指标使用[(总资产-风险加

权资产×资本充足率)/总资产]来衡量,负债水平的增加反映了银行债务清偿能力下降,破产可能性上升。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债务风险对比见表 11。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恒丰银行的

债务风险高于浙商银行,这是由于一旦银行持有的非标资产发生风险,只能转为银行的不良资产,此外,非标资产还具有刚性兑付和同业隐形担保的特点,这些都增加了银行的债务风险。

表 10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资本充足率对比

Tab. 10 A comparison of the capital adequacy ratio between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 资本充足率/%	恒丰银行核心 资本充足率/%	浙商银行 资本充足率/%	浙商银行核心 资本充足率/%
2011	11.41	9.74	13.94	10.87
2012	11.38	9.66	12.51	9.84
2013	10.61	9.21	11.53	9.17
2014	11.14	8.71	10.60	8.62
2015	12.94	8.82	11.04	9.35
2016	11.40	7.83	11.79	9.28
2017	12.28		12.21	9.96
2018	-11.14	-13.65	13.38	9.83
2019	12.26	9.68	14.24	10.94
2020	11.91	10.94	12.93	9.88
2021	12.11	11.36	12.89	10.80

表 11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债务风险对比

Tab. 11 A comparison of the debt risk between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债务风险指标	浙商银行债务风险指标	年度	恒丰银行债务风险指标	浙商银行债务风险指标
2011	0.948	0.911	2017		0.929
2012	0.952	0.925	2018	1.088	0.916
2013	0.953	0.928	2019	0.916	0.908
2014	0.947	0.939	2020	0.917	0.916
2015	0.934	0.933	2021	0.915	0.915
2016	0.945	0.937			

纵向来看,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 2018 年之后的债务风险指标均优于 2018 年之前的指标,这是由于 2018 年之后,资管新规的发布使得非标资产监管逐步规范,风险计提逐渐合理。而恒丰银行 2018 年受资管新规和不良资产的影响,其风险暴露,导致了 2018 年的债务风险

较高。

4.2.6 Z-score

Z-score 通常被用来衡量非上市银行的经营风险。在计算 Z-score 时利用加权风险资产替代总资产,这是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所代表的风险不同,无法对商业银行的风险大小进

行横向比较,因此为了使其具有可比性,本文用公式(1)计算 Z-score^①,其中 RORWA 代表加权平均风险资产回报率,ERWA 表示资本与加权风险资产的比率。

$$Z\text{-score} = \frac{RORWA + ERWA}{\sigma(RORWA)} \quad (1)$$

表 12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 Z-score 对比

Tab. 12 A comparison of the Z-score between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年度	恒丰银行 Z-score	浙商银行 Z-score	年度	恒丰银行 Z-score	浙商银行 Z-score
2011	18.005	61.326	2017		53.408
2012	18.165	56.561	2018	-35.119	57.629
2013	16.845	52.220	2019	39.163	61.113
2014	16.847	47.389	2020	39.912	55.168
2015	18.937	49.118	2021	40.765	54.663
2016	16.752	52.439			

恒丰银行 2011—2021 年的 Z-score 指标的变化趋势与前述债务风险指标的趋势特征较为相似,2018 年的 Z-score 指标为负值,这是因为 2018 年受资管新规和不良资产的影响,其风险暴露,经营风险较高。由此可以得出,非标资产规模会影响银行的风险,非标资产的规模越大,风险越高,且如果不加以妥善管理,非标资产的风险暴露可能引发银行破产风险。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非标资产作为金融创新的产物,满足了投资方、过桥机构和融资方三方的共同需求,创造了利润的同时,其所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本文选取恒丰银行具体非标资产导致的风险事件进行动因分析,通过比较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表内与表外非标业务的发展情况,分析非标资产和资管新规对于银行业绩与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其一,非标资产交易链条长、涉及范围广等特征使其本身就容易产生风险,除此之

Z-score 越高,银行经营越稳定,风险越低。

恒丰银行和浙商银行 Z-score 对比见表 12。从表 12 可以看出,浙商银行的 Z-score 一直高于恒丰银行,这反映出非标资产的存在会增加银行的经营风险。

外,操作环节和内部监管环节存在的诸多管理问题也是形成风险的主要因素。非标资产不仅会加大银行的信用风险,还会因通道业务将贷款由表内转至表外而导致银行某些指标虚高,资产质量变差,使得银行的潜在风险加大。其二,商业银行采用表内、表外等多种方式将非标资产业务在不同会计科目间进行转移,试图绕开监管层的监管。然而,非标资产虽能在短期内提高银行的会计利润,但也会使银行承担风险上升,总体上不利于银行业绩的稳健。相比非标资产占比较少的银行,非标资产比例高的银行风险更高。此外,资管新规的发布在减少非标资产规模和银行风险的同时,也可能使得某些过高比例配置非标资产的银行风险得以暴露。

5.2 研究启示

非标资产的监管可能会越来越严格,其发展可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非标准化”模式未来可能转型到“标准化”的资产上。但由于市场上的各方需求仍然存在,非标资产仍会继续

^①公式出自:李世平,孟庆竹.中国非上市银行经营风险度量——基于 Z-score 方法[J].山东财经大学学报,2018,30(3):61-71.

存在,在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的共同作用下可能以另一种金融创新产品的方式继续发展。控制非标资产风险的同时,合理、合规地利用非标资产来发展银行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在监管趋严背景下应考虑的问题。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完善公司治理体系、完善内部控制、完善非标资产流程管理、利用电子化系统等手段加强非标资产的风险管理,服务于行业的发展和监管改革的要求。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可能存在的不足之处:①信息资料的收集可能存在不完整的情况。由于恒丰银行是非上市银行,银行信息披露不足,造成部分数据的缺失;②由于案例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本文虽然选取了两家中小型商业银行进行对比分析,但无法将各案例剖析详尽,研究结论的普适性需要采用大样本实证研究来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 [1] 刘丹. 关于规范商业银行创新型非标债权业务发展的思考 [J]. 金融发展研究, 2014(12): 73-76.
- [2] 张帆. 中国商业银行非标资产: 现状、模式、风险与应对 [J]. 金融市场研究, 2014(8): 85-96.
- [3] 孙晓涛. “非标转标”的背景、渠道与政策建议 [J]. 经济研究参考, 2018(32): 28-37.
- [4] 余赛. 非标准化债权融资风险监管 [J]. 中国金融, 2014(8): 25-26.
- [5] 林承铎, 黄宏楣. 商业银行通道业务转型风险分析 [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2(6): 60-67.
- [6] 王向辉, 姚晔. 浅议城商行非标业务模式、风险特征及应对策略 [J]. 全国流通经济, 2020(1): 146-147.
- [7] 刘锋, 刘潇, 张琦. 非标资产投资业务转型路径 [J]. 中国金融, 2021(7): 36-38.
- [8] 应展宇. 中国经济运行中的债券融资变迁: 金融脱媒视角 [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9(2): 34-43.
- [9] 孙志强. 非标资产、信托通道与银行理财业务转型 [J]. 财会月刊, 2019(19): 167-171.
- [10] Gennaioli N, Shleifer A, Vishny R W. A model of shadow banking [J]. Journal of Finance, 2013, 68: 1331-1363.
- [11] 孟娜娜. 非标资产的演化历程、积极作用与风险防控 [J]. 南方金融, 2018(11): 59-66.
- [12] 王璨, 蓝璇, 王家华. 商业银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业务规范发展研究 [J]. 会计之友, 2018(22): 54-57.
- [13] Adali Z. The properties of the shadow banking in China [J]. Fiscaeconomia, 2017, 1(1): 65-76.
- [14] 李斌. 银行非标资产好坏之争 [J]. 新财经, 2013(5): 69-71.
- [15] 郭晨. 商业银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业务模式及监管研究——基于银行间市场的分析 [J]. 海南金融, 2016(1): 44-49.
- [16] 王家华, 周星迪, 王璨. 商业银行理财嵌套投资非标资产的风险与审计策略 [J]. 财会通讯, 2020(9): 118-121+125.
- [17] 吴蒙, 许坤, 刘杰. 非标债权业务与商业银行稳健经营 [J]. 国际金融研究, 2020(7): 66-76.
- [18] 代盛, 许坤. 非标债权业务与银行债务风险 [J]. 科学决策, 2021(12): 105-118.
- [19] 蔺鹏, 孟娜娜. 商业银行交叉金融创新的风险防控与监管策略——基于“穿透式”监管视角 [J]. 南方金融, 2017(6): 10-16.
- [20] 庞爱华. 非标资产信用风险状况分析与预测 [J]. 债券, 2014(1): 29-33.
- [21] 王妍, 王继红, 刘立新. 货币政策、影子银行周期性系统与系统金融风险 [J]. 上海经济研究, 2019(9): 105-116.
- [22] 万子芊. 对资管新规关于通道业务相关规定的理解与思考 [J]. 金融法苑, 2018(2): 101-115.
- [23] 鲁晓琳. 资管新规对商业银行影响几何? [J]. 金融博览, 2018(1): 58-59.
- [24] 袁麟, 叶兰娣. 金融服务实体下的非标业务风险化解 [J]. 金融市场研究, 2018(11): 52-59.
- [25] 陈艺星. 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风险与控制研究 [J]. 技术与市场, 2019, 26(9): 179-180.
- [26] 徐寒飞, 李清, 杨坤. 银行的同业和理财业务对流动性的影响 [J]. 债券, 2013(9): 47-51.
- [27] 周慕冰. 关于做好新常态下银行监管工作的几点思考 [J]. 金融研究, 2015(7): 13-23.
- [28] 王晓芳, 权飞过. 如何防范银行系统性风险: 去杠杆、稳杠杆, 还是优杠杆? ——基于表外业务结构性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国际金融研究, 2019(9): 69-75.

**Non-standard Assets and Risk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ommercial Banks in China: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YU Wei, XI Jia-wei, SUN Jie-yu

(School of Finance,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Abstract: Non-standard asset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China, which also brings huge risks. This study compares two cases of HENGFENG BANK and CZBANK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non-standard assets on bank performance and risk, as well as the impact of the 2018 new asse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n bank non-standard asset manage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standard assets, such as long transaction chains and wide coverage, bring serious risks to banks. Defe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or internal control may enhance the negative effects. Although non-standard assets of banks may increase banks' accounting profit in the short term, they may increase bank risk and have negative effects on the stability of bank performance. The new asset management regulations not only reduce the size of non-standard assets and bank risks, but also expose certain high proportions of bank risks associated with non-standard assets.

Keywords: non-standard asset; HENGFENG BANK; CZBANK; risk management; the new regulations on capital management

[责任编辑 武 爱]